

附子理中汤，一剂而瘥。可见腹满一证，固有始病虚寒，得温药而转实者，亦有本为实证，下后阴寒乘虚上僭者。倘热而不化，正恐误人不浅也。至于舌苔黄厚或焦黑，大承气一下即愈，此庸工能知之，不具论。

【按】《金匱》曰：“病者腹滿，按之不痛為虛，痛者為實。可下之，舌黃，未下者，下之黃自去。”曹穎甫所謂陰寒宿食之辨，即虛實之辨。但仅仅首診辨證正確，還不夠，在治療過程中還要注意虛實轉換。如果轉換迅速，只要辨證準確，就要果斷改方。章次公認為只有這樣，才算“識用精微，深經方家之薪者也。反觀今世之醫，斯不然矣。病之輕淺者，固此方也；病之重者深者，猶此方也。病情雖變，而方藥不變，病者不幸而死，是病不肯隨藥而轉，似與醫無尤。明遺民張卿子注《傷寒論》，‘甘草干姜湯與之，以復其陽。若厥愈足溫者，更作芍藥甘草湯，與之，其腳即伸。若胃氣不和噤語者，少與調胃承氣湯’條曰，‘此二條見傷寒隨證用藥，如轉圜法也，表里寒熱，意盡于此，則昔賢所云：用藥宜寒者為傳邪，用藥宜溫者直中，未為確論’。章次公歡喜贊嘆，此注石破天驚，精辟絕倫，此于仲景書深造有得者。”

## 71. 霍乱

五月阴气生于黄泉之下，至六月则为二阴，七月则为三阴。虽天时甚热，而人身胸腹按之常冷，与井水相应，是为伏阴。加以长夏湿土司令，瓜果冷饮混投，伏阴部分皆足以伤中气。况大汗旁泄之期，皮毛大开，昼苦炎热，夜中贪凉，风露必乘其虚，而闭遏汗孔。由是三焦水气，与未尽之魄汗，混杂为一。表气不通，则兼病伤寒，中气不通则吐利交作。治以四逆理中。药剂太轻，尚恐不及，以致四肢逆冷无脉而死。予友丁甘仁每论及此，为之痛恨。

无如近世市医,不知天时,不通易理,创为霍乱新论,多用芩连苦寒之品。中气已败,而医更败之,则是不死于天时,不死于病,而死于医也。往年章次公治杨志一病,曾论及此,因附存之。间亦有